



太山秋色
金祥 摄

太原的秋天

秋天来了,太原的菊花开了。
菊花是和太原的秋天缠绕在一起的。秋高气爽之际,也是菊花盛开之时。一棵棵,一丛丛,一片片,各式各样的品种,探出娇嫩的花蕊,舒展绚丽的花瓣,在秋日的晴空下尽情绽放。是菊花引来了秋天,还是秋风吹绽了菊花?这都不重要,对于太原这个四季分明的城市来说,菊花就是秋天,秋天就是菊花。

菊花,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传统花卉,有3000多年的栽培史。1987年,由上海市园林学会与上海电视台等单位举办了一项“中国传统十大名花评选”活动,评选标准以栽培历史、观赏价值和民族特色为基本条件。各界群众投票,园林专家参评。评选揭晓,菊花以“凌霜绽妍”的评语榜上有名。

凌霜绽妍,虽点出了菊花的季节属性,但总有点意犹未尽,还是那些古诗词读起来过瘾。

“浅红淡白间深黄,簇簇新妆阵阵香。”多姿多彩的菊花仙子似乎翩跹起舞。

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。”超凡脱俗的情怀油然而生。

“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独立寒秋,多么的傲娇。

“宁可抱香枝头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。”将赞美推高一层楼。

“冲天香阵透长安,满城尽带黄金甲。”赏菊能激发出如此豪气,可见黄巢不是一般的草莽英雄。

岁月静好。一边赏菊,一边回味名词佳句,太原的秋天就这么惬意,这么熨帖。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太原市征集与评选市花,最终,菊花以高票当选。据说,也有人提议月季为候选。幸亏没选它。现今的路边与花坛,虽然种满了月季,花

菊花开了

耿长春

量也大,但它们多是外来品种,称之欧月,国产月季极少。

每到秋天,太原都会举办菊花展。今年是第32届,主会场在双塔公园。双塔凌霄,本就是古晋阳八景之一,典雅菊花有凌霄双塔作背景,意义非凡。

若是想留影,就以主题花坛作背景;如是赏菊,性子急不得,还是到精品菊展区,一株一株,慢慢欣赏。乱花渐欲迷人眼,种类繁多的奇珍异品,好似一众菊花仙子争奇斗艳。

分会场设在迎泽公园的泽众书院,古色古香的楼阁,摆放着市内各公园设计的以菊花为主题的盆景与微缩景观,有点同台竞技的意味。

太原的秋天,还有一种自发的菊展,在百姓的阳台,在商家的门口,总能看到一盆盆的菊花,在秋天的阳光下静静地开放。

母亲生前喜欢养花,其中就有菊。春天花盆里种上小苗,也不怎么施肥,定期浇水就行。整个春夏,菊苗只是长枝叶;月季、茉莉相继开花了,热热闹闹;就它守着寂寞,素淡而清静。“羞与春花艳冶同,殷勤培溉待秋风”。待到风起重阳时,菊花才开始抖擞精神,绽苞吐蕊。纵使气温骤降,依然凌霜怒放。秋风萧瑟的日子,

看那菊花灿灿地装点晴空,实在是不寻常的境界。

甘于寂寞,不凑热闹,一旦盛开,又是那样恣意酣畅。坚强而低调,包容且奔放。这种特性,在某种程度也契合了太原的城市品格。

“梅兰竹菊”,在中国古诗文中,菊花因其“丽而不娇”被列为“花中四君子”之一。但仔细观察,在一些自诩名人雅士的书案,往往摆一盆兰花,鲜有放菊的。曾闻一株兰花的市场价达到惊人的6位数,很少听一盆菊花能拍出高价。

同为花中君子,缘何兰比菊昂?无非是兰花娇嫩,不好养。物以稀贵。案头摆盆兰,会显出它的稀有,与众不同;换一盆菊花呢,寻常百姓也有,村舍疏篱常见,无法彰显所谓的高贵。

东洋人则视菊花为珍品。唐代,菊花传到日本,成为神圣之物,被用作了皇室徽纹。

雅俗共赏,才是菊的本质。

菊花除了观赏,还能入药入酒,能当茶饮。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。”如果说,屈原对菊花的赞美仅仅是秀色可餐;那么孟浩然就直接畅饮菊花酒了: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。待到重阳日,还来就菊花。”

菊花茶也是一种佳饮。熟知的有贡菊、毫菊、杭白菊等,均有明目清火的功效。有一种金丝皇菊,上品有掌心大小,用专门的玻璃杯冲泡,一次泡一朵,菊花在清水中舒展开金黄的缕缕花瓣儿,像金火焰,又像花精灵,煞是好看。抿一口,苦中带甜,唇齿留香。

写到这里,移目窗外,但见晴空万里,风轻云淡,一缕菊香隐约飘来。

菊花开了,太原的秋天来了。

汾河岸边的树们

郭爱川

从我家可以远眺汾河。秋日的汾河,水面平静,微波荡漾。一到午后,水面上便波光粼粼,夕阳直照的那一刻,水面上有时一片火红,有时一片碎金闪烁。

我往往是在这个时间段,从家出发去汾河边儿走走。

日日走过的汾河,一年四季有着无以言说的,尤其秋天。

有人说,太原最美的季节是秋天。气候的舒爽宜人,色彩的丰富斑斓,人性的平和善良,单这几点就让人心旷神怡。

从天桥下去,到汾水阁,不长,大约一两公里吧。走在这段石板路上,就有看不完的风景。

在我看来,秋日最美的大约是各种树木了。

各种树,全在这秋日的河边静静站立。你见或未见,就在那里;你赞美或不赞美,情就在那里。

低矮翠绿的叉子圆柏,匍匐在地,绿得如洗过一般,起起伏伏像是波涛涌动;小槐树,黄灿灿地夺了银杏的风头;柿子树,大片

大片的红叶子、绿叶子、红绿相间的叶子,在枝上舞动,只是一个柿子也没有了。

一片小枣树林,树都不高,有几颗红丢丢的枣子挂在枝头,煞是好看。挂果的是银杏树,秀美颇高。果子密密的,藏在淡黄淡黄的叶子中间,你要仰头细细看,才能发现那一颗颗黄黄的银杏果。

海棠也挂果了,伸手可触,没了春日的开花盛景,仍不屈不挠地奉献着满树的果子。

还有栾树,小红灯笼灭了,不再红了,一簇一簇的萎枯花儿,在树上不离不弃。

白杨树是最常见的了,高耸秀挺。风一吹,它的阔大叶子有些露出了背面,泛着白光。不知怎的,觉得像极了一片一片的贝壳,白闪闪亮晶晶。

这当儿,最惹眼的要算金银木了。它的根是一丛丛的。秋风一阵一阵,小果实便日

日见红,嵌在绿绿的叶子中间,鲜红得耀眼。风愈紧,果愈红。在这秋意浓浓之中,金银木将绿的浓稠和红的热烈交融在一起。待到冬天,绿叶落尽,树枝上只剩红红的小珍珠。

这几天,最抢眼的风景大概应属凤尾丝兰了,我以前无端觉得它就是鲁迅笔下的龙舌兰,其实不是。一丛阔叶拔地而起,刀剑一般,叶叶刺向蓝天,剑丛中有一串或几串高出数尺的白花,怒放时,雍容丰满,近看花如铃铛密密相接。未开的花苞,含羞般簇在一起。摸一摸,那叶子,厚硬挺直,如钢似铁;再看去,花蕊根根,细细如丝;嗅一嗅,花香袭人。这花开得真是柔情似水。

走累了,我喜欢在汾水阁边的石头上,小坐一会儿。看蓝天看白云,看落日看楼群,看水面看倒影,看眼前的芦苇,看远处的草地,看河中一块块的小绿岛。

河面平静,偶有几只鸭子在水里忽隐忽现。细看,是几只鸭雏。灰扑扑的身子,不甚好看却很机灵。

远处有个管弦乐队,演奏着舒缓的曲子,真是好情致。

沙滩上,始终有孩童在玩耍嬉戏。

嗅着圆柏浓浓的松香味儿回家,真感幸福:我家住在汾河岸边。